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口述历史丛刊 1

本书由卢道明博士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她们的 三年零八个月

主编 蔡增聪
访谈与整理 杨诒钊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口述历史丛刊 1

她们的三年零八个月

主 编 / 蔡增聪
访谈与整理 / 杨诒钊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2013

本书由砂华文协·卢道明博士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她们的三年零八个月

主 编：蔡增聪

访谈与整理：杨诒钊

出 版：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Lot 836, Block 18, Jalan Salim

96000 Sibul, Sarawak, Malaysia

Tel: 084-212253 Fax: 084-212285

承 印：慕娘印务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mpany Sdn. Bhd. (99023-K)

初 版：2013 年 3 月

印 数：600 本

订 价：马币 20 元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杨诒钊, 1960-

[Ta men de san nian ling ba ge yue]

她们的三年零八个月 / 主编, 蔡增聪; 访谈与整理, 杨诒钊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口述历史丛刊)

ISBN 978-983-9360-54-7

1. World War, 1939-1945--Personal narratives, Chinese.

2. Sarawak--History--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Personal narratives, Chinese. 3. Sibul (Sarawak)--History--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Personal narratives, Chinese.

I. 蔡增聪, 1959-. II. Title. III. Series.

895.1352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ISBN 978-983-9360-54-7

序一

多年前，为搜集诗巫早期华人社会活动的一些资料，曾经访谈过一位年长的妇女。行动不便的她，当追忆起自己过往的生活经历，却显得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从她口中吐露出来的一切，包含了个人悲伤的际遇；除了让人感受到像是抒发一种压抑多年的情绪；也让我看到一位看来寻常的老阿嬷，在谈论问题时，却具有的非常独特的见解。随后与一些同道谈及这个课题，大家都认同在推动砂拉越华族史料的搜集及整理工作上，应该把向来在历史撰述中被忽视或忘却的女性史料，亦列入其中。后来，文协打算制订几项小型口述历史计划，于是采访日据时期女性的亲历，便由我建议列入计划专案之中，这就是《她们的三年零八个月》这本书最终出版的缘由。

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星马华人惯称之为“日本手”），是星马许多老一辈华人所共同背负的一段沉痛记忆。相较之下，在日军侵占期间，尽管砂拉越并没有出现类似新加坡、马来亚的大检证，或日军在沙巴（北婆罗洲）对反日份子、俘虏所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事件；但在当时地广人稀、交通比较落后的砂拉越，战乱即意味要经受生活物质短缺的折磨；而许多偏僻的乡镇因陷于孤立状态，更使普通民众，会因面对一些桀骜不驯部族的环伺，

而深感朝不保夕。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生活在那种环境之下，她们的遭遇及感受如何，在以往出版的砂拉越日据时期相关书籍中，却很少有被提及。这些女性的战时经历，许多仅成为老人家与儿孙闲谈时的陈年老事。而从历史研究及史料保存的立场来看，透过口述历史的方法，将这些发生在不同女性的遭遇纪录下来，填补相关史料之空白，将可提供我们观察这段时期历史的另一道窗口。

由于受条件所限，《她们三年零八个月》访谈的对象多以居住在诗巫或其周遭的女性为主，我们期盼今后亦能在其他地区开展类似计划。在访谈对象的选择方面，受访者的年龄至少要在八十岁以上，且对日据时期的生活仍保留有记忆。即令如此，要找到符合条件，且愿意接受访谈者，也是一件煞费周章的事。

口述历史比之文献纪录，虽然比较鲜活生动，但像任何史料一般，亦不可避免会出现谬误，受访人因记忆的失真，偶尔在陈述中出现时空倒置，或人名、日期错记的情形时而有之，如把联军的轰炸误记成日军所为等，无论如何，在使用这些史料时，是可以借着史料考证的方法，加以订正；真正重要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女性受访人的经历，以及她们对日据时期这段历史所持的看法及感受。

感谢在这项计划中，负责访谈及整理工作的资深媒体工作者杨诒钊小姐，长时间在报馆负责编采工作的她，虽然比较熟悉于

艺文方面的题材，但在看过计划纲要时，却志愿接受这项任务，把它当着一项新尝试及挑战；而黄慧甄小姐应允协助摄影等工作，让杨小姐能专注于她的访谈，亦居功不少。所有的访谈工作都是二人利用公余时间进行，没有她们两位辛勤的付出及奉献，这项口述历史计划即难以实现，这本书也就无法与读者见面。另外，本会名誉会长本固鲁蔡雄基，自计划开展以来即不断给予鼓励，并慷慨赞助访谈工作的开销，在此衷心致谢。

《她们的三年零八个月》是一项新尝试，不需讳言，在访谈及编辑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我们期盼文协今后能展开更多口述历史计划，并且做得更好。

蔡增聪

文协办公室

2012年12月

序二

关于她们的故事

她们经历过苦难的岁月；她们经历过劳碌的人生；她们各有际遇，各有梦想；她们也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付出；她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收集在这本书里 14 名女性的故事，主要是围绕在日据时期的经历。虽然，她们的人生历程中有许多动人的情节未必发生在这段期间；但在进行访谈记录整理时，为切合主题，还是不得不作取舍。

虽然拖拉了一年多才完成这项口述历史采访的工作，并且最后还割舍了其中两位资料不足的受访者之记录。然而在对这些年长的女性进行采访过程中，她们的故事让我感触良深，并也让我获益良多，既感受到她们传统的一面——克勤克俭、刻苦耐劳；更感受到她们在艰难环境中所具备的生活睿智。

她们坚强的面对艰难的挑战，展现女性细腻的感情、坚韧的生命力，在乱世中她们亦担当了重要的经济角色，例如农务耕作、女红缝制，制作糕粿食粮等。

另一方面，除了她们的亲身经验，有不少口据时期的故事皆是口耳相传的叙述。在当时男性主导的社会，她们的思维观念，对于大时代事件的看法，多少都受到社会世俗的影响，而并不纯粹仅是女性观点。虽言如此，女性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制约下，亦有其自身微妙的情绪反映。

如今所有受访者都已是阿嬷之龄，历经生命的风霜雨露，间隔了近七十年的岁月，回溯口据时期的前尘往事，难免在时空交错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但也让我们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看到许多重要线索。本书能顺利出版，特别要感谢她们愿意接受访谈，与我们分享这段特别的经验。

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同事黄慧甄小姐协助参与采访拍摄，以及本书主编兼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执行主任蔡增聪先生为一些疑点进行了爬梳与厘清工作，并也感谢他给予我这么一项具有意义的任务。我深感荣幸能参与这一项被喻为“缺席者”的女性史料搜集工作。

杨诒钊

28. 12. 2012

目录

序	I
目录	VI
访谈纪录	
1/ 萧如意访谈纪录	1
2/ 杨美英访谈纪录	8
3/ 王惠珍访谈纪录	17
4/ 张碧兰访谈纪录	22
5/ 姚梨仙访谈纪录	27
6/ 林爱娇访谈纪录	34
7/ 陆颂平访谈纪录	39
8/ 吴孟菊访谈纪录	48
9/ 刘凤珠访谈纪录	53
10/ 林赛娟访谈纪录	59
11/ 吴月娇访谈纪录	63
12/ 张元羔访谈纪录	68
13/ 杨赛英访谈纪录	71
14/ 何玉新访谈纪录	78
受访者基本资料	82
附录	
日治时代的一些往事 - 书农	89

萧如意访谈纪录

萧如意虽已是奔九十高龄，行动时还得持着拐杖助行，但谈话时她却是思维清晰，精神焕发；忆起青春少女时光，脸上更是表情生动，泛起亮丽神采。

“那个时候我是参加妇女抗敌后援会，以各种活动、如：募寒衣，上街卖花、舞台剧表演、唱歌等协助筹赈。”提起筹赈救亡的年代，萧如意如此说。



萧如意追述日据时期经历。

萧如意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进步女性。她思想开明，行动积极，一派女中豪杰的模样。出身中医世家的萧父是以经商及行医为生，从中国老远来到婆罗洲岛的砂拉越诗巫，沿着绵延的拉让江到加帛上游与土著进行物物交换贸易，主要是以中国的陶瓷器交换土著的银、锡器。萧母出身官家，仍缠有小足。萧氏一家八口在诗巫落户之后，又添了3名女儿。一家人住在长桥木屋区（现长桥路）。萧如意在9名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她十岁丧父，可能是子女较多，平时母亲并没有很严格限制她的行动；所以十多岁时的她，生活过得十分惬意，每天放学吃饱饭，便骑着脚踏车四处奔驰，还参加女篮等各项活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年方13岁的她还在中华学校读书，当时中华的校长是徐福康。她与其他6名男同学合称七君子，一起从小学部升上初中部。今天，她还清楚记得他们的名字——黄长庆、王全春、林辉信、宋凉赞、庄宗贤、张寿仁*。

从报章上获知七七事变后，她便日日关注事态发展。两年后，15岁（虚报18岁）的她便当上了老师，接着与其他几名女老师，包括黄赛菊、黄鹊贞、张君玉，一起参加了妇女抗敌后援会，刘贤任是她们的顾问。曾与南来文人郁达夫在新加坡有过一段感情的李小英，便曾担任过后援会的会长。她记得当时还有从中国来的王姓官家小姐也参与活动，战后她离开了诗巫，之后就没有再

*对比王全春著作《涓流随笔录》书中所述之七君子，显然没有萧所提庄宗贤在内，确切人名尚有待考核。

听到她的消息了。

萧如意追述，当时她们白天拿着钱罐上街卖纸花募款，夜晚便在大伯公庙旁的大树下搭舞台表演话剧、唱着激昂的抗战歌曲。当时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烽火中》等；歌曲有《万里长城》、《松花江上》。萧如意唱歌，卓武元则拉着小提琴。她们还组织诗华合唱团，由陈少梅担任导师。有一回她在台上表



筹赈运动时期的卖花队。

演时，黄鼎洲率先向台上丢了钱，台下观众纷纷跟从，那一幕令她非常难忘及感动。萧如意还记得在《烽火中》这一出剧中，她扮演被日本兵追逐的女孩，在机关枪的不停地扫射下，剧中的她一边逃一边喊：“妈妈呀！”台下的观众大受感动，纷纷往台上丢掷银币、纸钞。过后她才知道哥哥那时也在台下观看，心想回

去一定会被他骂死了。因为那天是年除夕，她竟然哭爹喊娘的。后来据说是当时的侨长张宗罗跟哥哥说：“如意呀！如意很本领！”因此哥哥便没有再说些什么。萧如意记得筹赈会的成员有张宗罗（领导）、刘贤任、沙恩博等人。他们筹募了寒衣寄去给南侨筹赈总会的陈嘉庚，再转寄到中国。提到当年是诗巫地方重要侨领的张宗罗，她认为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萧如意也回忆起：马天英带领的回教访问团来诗巫宣传抗日时，筹赈会人员在戏院接待他们，中华学校校长王世钦也受邀上台演讲。当时还特别安排一只听懂人语，善解人意的狗上台表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省长逃了，诗巫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米仓被民众撬开，人人争先恐后抢米备粮。

听到日军要来的消息“我跟家人逃难到中华路后面的橡胶园，附近有一条干涸的水沟，一有什么动静，我们便把它当作防空洞躲在里头。过后觉得橡胶园也不安全，便逃到美南园亲戚林汉水家住一段时日。没有事做便在家里或屋外树下看书度日。”

萧如意追述，日本人来后，占用了中华学校，在那儿开设日语班，中国来的老师郑子瑜也去学习，之后负责教日文。她提到那时见到日本人是要鞠躬行礼的。有一次一位神父骑着马上街，也被日兵叫他²下来，赏了他耳光。当时她的未婚夫姚景水在街上遇到日兵行礼不到九十度，也曾被打过耳光。

“我在中华教学时，姚先生在开中教师，他常来找我，我们

在日本南侵前就订婚了。我演舞台剧《放下你的鞭子》，他负责拉琴。”

有一年中秋节，开中教师张杰儒等8个人集会庆中秋，有人举报，说他们是抗日份子在开会，因此被日本人以抗日份子之罪名逮捕，经过拷问，他与几位友人惨遭杀害。萧如意说当时原本也是同在一起的姚景水，因回来诗巫找她而逃过一劫。

萧如意的哥哥在横滨正金银行（原华达银行）上班，日本人叫他让妹妹也来银行上班。有一天其甚至还随他哥哥登门要见她，她在屋外看到，赶紧跑到别人的家去躲起来。

在哥哥安排下，姚、萧两人在1944年结婚，当时是生活较困难，婚礼很简单，在长侨区的萧家举行，亲友们以鼓掌声充当爆竹声向新人献上祝贺。

“结婚后我们住在开南小学，陈立训一家也是逃到那儿，陈锡监那时还由母亲抱在手上，锡陶当时8岁，一直吵着要去划船，给他妈妈打得半死。”

“我们吃硕莪米配小鱼，将硕莪粉制成粿炒蛋或炸来吃。因此都还不至于挨饿。”

后来萧如意和丈夫又搬回市区，就住在和平路蔡源安的工人屋，她跟人家买来蚊帐及床褥，用来缝制衣服，换取一些米粮，因此平日也有米饭可吃。姚景水拿着妻子缝制好的衣物，到街上与人交换物品。有一回一名日本兵蹲下来用闽南语问他住在那里，

他据实指着不远处的住家。谁知隔日他竟然找上门，姚很害怕想避开他，就吩咐萧如意去应付，她吓得脸青青去开门，跟他说找错地方。这是她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到日本兵，事实上来人是台籍的日本兵。

平时见有日本兵经过，她都会躲起来偷看他们有什么动静。唯她坦言，日据时期地方上的治安还算不错。日本人管制很严，宪兵经常会检查人们卖的货品，譬如香烟是否卷得太小，或者抓到赌博的，都会严厉惩治他们，灌水或晒太阳。

“日军要在诗巫建造机场，壮丁都被招募去做建筑工，我先生是文人，也被分配做伙头军，每天一大早骑脚车去，天暗才回。他的工钱是一牛奶罐的米，上面放有一汤匙的盐。”

1945年8月，原子弹投下广岛，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诗巫的日本兵随即经常被市民丢掷香蕉皮、吐口水，骂他们是大坏蛋。日军从诗巫拉让江撤退时，还以机关枪向岸上扫射。百姓惊恐万分，携老扶幼逃进树林躲避。



1949年“七君子”在诗巫政府码头的一张合影。后排左为教师王振成。（照片摘自王全春著《泪流随笔录》，诗巫漳泉公会1999）。

只有壮丁防有人趁火打劫，志愿守卫民房住宅。

日人留下的货仓也被市民破门而入，市民唯恐战争再度爆发，而再次面临粮荒挨饿的情况，搬走不少存粮。

“联军飞机来时，投下炸弹，其中一颗落到大伯公庙，庙后院被炸毁，炸死一名和尚。我在长侨屋子里都能感受到东西在震动。”



萧如意与丈夫姚景水早年的一张合影。

萧如意如今回想，日据时期生活其实还算过得不错。“我哥哥会去江中捕鱼虾，还有得吃，不至于饿肚子。生活平静简单，没有什么困难。”

战后，她持续在教育界服务34年之久，其间担任诗巫中华小学校长长达17年至退休。她虽经历过战乱，但却是一名乐观豁达的人，日据时期对她而言，只是她人生中的一段经历。她曾跟

儿女们谈起所经历的事，她认为应该要让后辈认识过去的历史，以让他们更加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与所发生的事。

杨美英访谈纪录



杨美英在病中接受访谈。

童年在天主教修女院成长的杨美英，教名安琪拉 (Angela)。她爱听故事，爱说故事，也爱写故事。退休后她在孩子的鼓励下，于1991年便开始写作，迄今已经出版了8本英文著作，其中《有一好没两好》由她的女儿许向芳翻译成中文。这本书记述了她的童年及婚后（包括日据前后）的生活经历。而书名“有一好没两好”

便是她常用来评析事件的一句福州惯用俗语。

正如她在书中所述，人的种种经历与遭遇，若以不同的角度来衡量与诠释，皆有其利弊，所谓一体两面，事无两全其美，而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正面与负面。安琪拉的每一本书都以“献给我永远难忘的先夫许美璋”掀开序页。显示她对丈夫的深挚情感。

“我喜欢向人探听社会的事，因为我也想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也想知道有趣味及一切悲惨的人间事。”

“我最快乐的日子是在修女院的时光，有吃捺做（福州语：